

联合国  
大 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24次会议  
1991年10月30日  
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第二十四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 姆罗杰维奇先生 (波兰)

嗣后: 阿尔普曼先生(副主席)(土耳其)

目 录

— 关于所有裁军项目的一般性辩论(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递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C.1/46/PV.24  
13 November 1991  
CHINESE

下午3点25分开会。

### 议程项目47至65(续)

#### 关于所有裁军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委员会听取第一位代表发言之前, 我要作如下声明。根据工作安排和时间表, 本委员会今天下午将结束关于所有裁军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一些代表团关于进一步推迟就裁军项目提出决议草案的最后限期问题找我。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 我想提议将限期推迟到11月1日星期五中午, 以便各代表团能成功地结束他们的磋商。

我要指出如果委员会根据我的建议作出决定, 我们就必须注意由此产生的时间限制。因此, 我呼吁所有参加关于决议草案磋商的所有代表团尽一切努力结束这些磋商并尽快提出决议草案。

此外, 委员会同意推迟最后期限有一项明确的谅解, 这就是我将严格地遵守期限而且不会再一次推迟。

如果无人反对, 我便认为委员会同意将提出决议草案的最后期限推迟到11月1日星期五中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 鉴于工作安排作了调整, 我要进一步建议, 我们在11月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 而不是按照原来计划的那样明天开始。这意味着委员会明天就不开会了。我希望由此得到的时间将有助于任何需要进行的磋商。

按照修订过的工作安排, 从11月1日至11月15日将开22次会议进行本委员会下一阶段的工作。在这方面, 我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 作为磋商结果, 我要提出11月1日至11月15日这一期间如下工作安排。

从11月1日星期五至11月7日星期四, 将总共举行10次会议, 主要介绍和评论在裁军议程项目47至65之下的所有决议草案。在目前阶段, 我想请希望在这10次会议上介绍决议草案或对决议草案作出评论的代表团, 尽快将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发言者

名单上。

从11月8日星期五开始，委员会将进入就各个裁军议程项目之下的决议草案采取决定的工作。我想通知各成员，我将于11月5日星期二向本委员会提交一份文件，将各个决议草案分为几组，本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对决议草案分组作出决定。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可否认为我刚才就本委员会第二阶段工作所列出的工作方案建议和时间表已获得本委员会的接受？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

科鲁土耳其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本届大会是在发生了影响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态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虽然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合作和乐观的新时代，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许多新的挑战和不确定的因素。

东西方关系性质的最大改变是世界政治秩序变化的根本原因。这最为明显地表现在海湾危机中国际社会所显示的合作精神。的确，如果过去几十年中那种严重地阻碍着安全理事会有效工作的东西方的敌对状态不得到消除，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在面对着对科威特侵略的情况下顺利地作出坚决的集体反应。

同样的，今天在马德里召开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是体现这种新的合作精神的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我们希望会议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以便结束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冲突和紧张状态，在那一地区开始真正的和平进程。

欧洲大陆广泛出现的新的信任气氛，对第一委员会上两届会议的工作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自从我们在本委员会的上一次一般性辩论以来，欧洲的重要政治发展一直在迅速地进行着。即中欧和东欧发生了革命性的政治变革以来，在巩固欧洲大陆的那个部分的民主与经济改革方面，又有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虽然这种进展是不平衡的。

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的进程有了新的突破，巴黎的首脑会

议达成了三项历史性的协议。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欧安会参加国通过了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1990年《维也纳文件》；还通过了正式结束冷战时代的一项文件--《建立新欧洲的巴黎宪章》。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包括一整套限制和稳定措施以及意义深远的核查体制。它将是未来欧洲安全结构的基石。土耳其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一样，欢迎去年6月美国和苏联就解决有关《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解释问题达成的协议。这一协议为早日批准和使该条约生效铺平了道路。土耳其也欢迎体现在《维也纳文件》中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建立信任的措施在欧洲得到了有效的实施，从而对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去年夏天在莫斯科首脑会议上签署了《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所设想的是对两个最重要的核武器国家的战略核力量作大幅度的削减，这是在核裁军领域的又一重要步骤。土耳其对该条约表示欢迎，它是在通往大幅度和均衡地裁减核军备的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及时发生的事情，补充和加强了以《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为开始的真正的军备裁减进程。同时，随着欧洲最后一批中程核导弹的撤出，消除整个一类核武器的中导条约的实施就圆满完成了。

在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缔结之后不久，乔治·布什总统于9月27日宣布了新的大胆的主动行动，提出将对美国部署在全球的核武器进行一系列的削减，并同时作出某些建立信任的安排。这一倡议包括了一些意义深远的措施，我们表示欢迎。这些措施是以1990年7月的北约伦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所确定的原则相一致的。那次会议授权进行一项根本性的研究，考察在面临着改变了欧洲面貌的变化的形式下该联盟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这些措施将对欧洲和全世界在大大低于现有的军备水平上建立和平、稳定和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还要对戈尔巴乔夫总统对布什总统所宣布的措施所作出的积极和适当的反应表示满意。苏联单方面的核武库削减以及苏联领导所宣布的进一步建议对国际社

会的期望作出了满意的回答。它们将成为裁军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步骤，从而建立起一个更为安全和稳定的世界秩序。另外，戈尔巴乔夫总统所作出的关于所有的苏联核武器将保持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的保证是极为重要的。就在最近，我们高兴地听到美国和苏联总统在昨天马德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双方的军控时间表已经十分接近了。我们希望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将仿效美国和苏联所作出的主动行动。

1991年1月，在纽约举行了部分禁试条约的修改会议。由于在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重要程度方面存在着不同意见，那次会议没有取得协商一致。但是，这不应该使我们悲观，因为现在存在着一种限制核试验的明显趋势，实际核爆炸次数的减少证明了这一点。

最近，美国和苏联批准了它们在1990年6月签署的两项重要的核查议定书——一项是1974年级限禁试条约议定书，另一项为1976年和平核爆炸条约的议定书。我们理解，美国和苏联还将进行关于进一步限制核试验爆炸的次数和当量的前景的双边讨论。在多边方面，我们欢迎今年再一次建立关于核禁试的裁军谈判会议特设委员会，并注意到核试验问题继续是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的重要项目。

我国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迄今达成的最重要的多边裁军协议之一，已有140多个国家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该条约。在这方面，我们对最近成为缔约国的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表示赞扬。

我们还认为，法国和中国已宣布愿意加入该《条约》，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法国和中国的加入将意味着，所有五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即同时又是五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将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将大大提高《条约》的地位并加强其普遍性。我们希望，尚未加入该《条约》的国家将遵循它们的榜样，尽快加入该《条约》。《条约》通过减少核战争的危险为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作出了贡献。作为该《条约》的缔约国，土耳其认为，核缔约国和非核缔约国严格遵守该《条约》的规定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应该通过改进安全保障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加强《条约》的不扩散制度。

在这方面，我们要赞扬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执行《不扩散条约》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还要向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方面所做的工作致敬。

海湾战争后，国际关心的焦点集中在制止各类武器在中东扩散，同时支持每个国家合法的自卫需要。

为促进中东和平而谋求新的安全结构和措施应该旨在以尽可能最低水平的军事力量建立稳定和安全。但尽管如此，鉴于该区域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达成一项军备控制协定十分困难。但是，取得这个成就的前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这方面，美国、法国和加拿大近来设法在中东建立一个全面军备控制和裁军制度的主动行动值得欢迎，因为这些主动行动将补充为在该区域促进和平和缓和紧张局势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努力。这些主动行动是一种并驾齐驱的办法，意在政治和安全战线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相信，使这些主动行动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是，在中东的任何军备控制和裁军制度均应建立在该区域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并应使各国享有稳定和安全。

从世界武库中消除化学武器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土耳其对迅速缔结一项早该缔结的全面公约，在有效核查下在全球范围禁止研制、生产、储存、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极为重视。布什总统5月13日采取的主动行动表明美国的立场已作重大修改，根据这个主动行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中的化学武器公约谈判进程已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这个阶段将导致1992年年中完成各项谈判。布什总统已宣布美国正式断然放弃以包括报复在内的任何理由对任何国家使用化学武器，并无条件地承诺在公约生效10年后销毁其所有库存，土耳其对这项重要声明表示欢迎。这应该有助于解决各种仍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核查制度和实现普遍性措施的问题。在土耳其，我们已经加紧立法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工作，以便确保我们在最后缔结公约时一切就绪，可以签署这项公约。

就生物武器而言，禁止此类武器的国际法律文书已经存在。1991年9月9日至27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1972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土耳其对审查会议的圆满成功，特别对在建立信任措施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会议关于设立一个政府专家特设小组从科学技术角度对潜在的核查措施进行识别和检查的重要决定表示欢迎。会议承认，为加强《公约》，有必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核查制度。我们希望，审查会议决定采取的具体步骤将最终对加强《公约》的权威作出贡献，并鼓励尚未加入的国家不久加入该《公约》。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1991年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

“对过多的、影响稳定的常规军火转让问题表示严重关切。”(A/46/1, 第  
15页)

大家都同意，各国有义务确保一个合理的安全水平，它们有固有的自卫权利。然而，海湾冲突表明，超过自卫需要的过分武器集结危及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人们对处理超量军备问题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把透明度因素引入国际武器转让领域将鼓励各国适量并有所节制地采购武器，并抑制超过合理水平提高常规武器库存的倾向。

在这方面，秘书长在合格的政府专家协助下制订的题为“关于促进国际常规武器转让透明度方式方法的研究”的报告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普遍和非歧视性的武器转让登记制度。我们同意加拿大的佩吉·曼桑大使10月18日在第一委员会的发言中对这一问题所表达的观点，他在发言中强调，联合国武器转让登记制度

“必须包括供应国和接受国双方。这一制度必须准确地描述武器积累情况，必须对那些依赖进口武器满足防御需要的国家不加歧视。正因为如此，加拿大认为，必须尽早对国内军火采购和武器储存进行登记。”(A/C.1/46/PV.8, 英文第15页)

我国代表团虽然完全支持就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办法，但我们还要进一步阐明，我国政府认为，应该扩大武器登记的范围，使其包括武器的生产。这种全面的办法将提高透明度并扩大该登记制度建立信任的潜力。

联合国武器转让登记问题是本委员会可以切实作出贡献的唯一领域。我们相信，第一委员会将充分起到其作用，为军备控制和裁军的目标并为设法解决合作安全问题作出贡献。我们必须抓住现有的国际关系积极气氛目前给我们提供的机会，努力在所有裁军问题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同你和本委员会各位成员就这一共同的努力进行合作。

孔达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同在我前面发言的其他各位一样借此机会祝贺你一致当选第一委员会主席主持该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我还要祝贺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一致当选各自的职务。在你在干练的领导下，委员会迄今一直在进行孜孜不倦的工作，这给我国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本委员会已拨正方向，其工作将取得圆满成果。我国代表团保证同你和主席团其他成员进行充分合作。

另外，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沉痛悼念墨西哥已故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他于1991年9月2日逝世，这使本委员会——尤其是整个裁军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裁军战士。罗夫莱斯大使长期以来为裁军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将作为无可争议的“裁军前辈”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之父”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我们在此大会常会中聚会，在有利于裁军的国际政治环境里讨论裁军问题。裁军方面的一些倡议对于目前的局面有促进作用。乔治·布什总统1991年9月27日宣布的大幅度裁减核武器的不同凡响的建议就是一个例子。这导致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于1991年10月5日相应的建议更加大幅度的裁减核武器。我国代表团欢呼美国和苏联的这些很有胆略和气魄的倡议。它们无疑地认识到安全不能通过储存核武器来实现。持久的安全只有通过裁军才能取得。

核武器的不扩散是本委员会始终讨论的最著名的伴随性裁军措施之一。现在，不扩散比以往很长时期以来更具有迫切性，因为包括我国赞比亚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大量国家都同时加入了《不扩散条约》。在这一方面，我谨借此机会感谢所有称赞赞比亚加入《不扩散条约》的代表团。

由于我国代表团在我国加入不扩散条约制度以来是第一次在这一机构发言，我借此良机重申赞比亚关于不扩散核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

首先，赞比亚从原则上始终反对研制、生产、储存和可能使用核武器，因为核武器不是战争的武器，而是大规模破坏性的武器。另一方面，赞比亚始终毫无保留地支持旨在国际有效的控制下最终实现普遍全面裁军的一切最有效的努力。赞比亚认为，最终决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它重申对这一崇高目标的承诺的另一种方式。

第二，赞比亚始终坚持不扩散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观念，因为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些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三，赞比亚始终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通过减少核扩散的威胁实现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国际安全的基本内容。由于《条约》所有缔约国承诺真诚地就有关早日结束核武器竞赛的有效措施进行谈判，和就核裁军以及全面彻底裁军进行谈判，该《条约》成为全球和区域安全的根本的，而且是中心的内容。当然，该条约为通过谈判裁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奠定稳定的国际安全基础带来希望。

长期以来，赞比亚没有参加不扩散条约的理由并不是不扩散本身有什么错误。我们是出于原则问题才不参加不扩散条约制度的。我国从一开始就声明，并多年来一再重申，不扩散条约制度本身始终存在的某些歧视性的作法，这些作法是由编写这一条约的国家，特别是核大国加在里面的。它们力图维持其对核武器势力的垄断控制，并剥夺无核武器国家取得类似力量的自由。此外，长期以来核大国未能履行真诚地为实现裁军进行谈判的责任。

尽管不扩散条约制度的缺点依然存在，赞比亚这次决定加入不扩散条约是经过了对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当今国际政治环境的所有有关因素进行理智的和客观的分析的。这些因素包括冷战的破产以及随后东西方意识形态敌对立场的缓解，1987年在华盛顿签署的关于中程核力量的条约；苏联和美国原则同意消除其战略核力量的50%。此后，这些情况又导致了1991年7月31日签署的美苏《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根

据这项条约，两个主要核大国将裁减其战略性军事力量的30%。《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也于1990年11月19日在巴黎签署。

在我们本身的南部非洲，我们也看到了走向开始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极的政治事态发展。

这些积极的事态如果不能促进加速在联合国审议性机构以及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就全部核裁军问题进行多边谈判，就将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不扩散制度没有通过实现全面的禁止试验，以取代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具体形式，那核裁军仍然是扑朔迷离的。

从定义上讲，部分禁止核试验本身具有一个弱点，这一弱点结果成为核军备竞赛有增无减的一项起因。因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其实并没有实现其目标，因为它在核武器存在的这二十八年内可惜并未能禁止核武器横向和纵向，以及数量和质量上的扩散。《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内固有的弱点只能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永远结束军备竞赛的威胁的阴影，从而完全禁止核试验，才能得到弥补。

正因为此，赞比亚多年来一贯要求有一项全面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支持旨在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制度的一切可能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来这些努力并未能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

由于这一失败，赞比亚作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海底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也称为《部分核试验条约》的缔约国，与条约的一些缔约国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强烈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内所载的修正程序的追索权，是国际社会能够利用的唯一途径。赞比亚对1991年1月7日至1月18日在纽约举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约国的修正会议抱有最高的希望，因为在讨论中的修正案将把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规定扩大到一切环境，其中包括地下。

修正会议由于某些核大国除其它事项外还不同意核查遵守情况以及对不遵守行为可能采取制裁这一方面而失败了，这令人大为失望。我们大家都熟知，被用作反对修正案提案的借口的核查问题，已经在一次冗长的讨论之后得到解决了。事实上，这

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讨论最多的问题。核查现在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国际地震控制系统，关于空气中幅射数据的交流，国际检查人员的系统控制以及可能情况下强制性现场视察来实现。

固然，目前的技术能力足能也可以有效地查出有军事意义的试验。人们几乎不能想象一个比现在所设想的核查体制更具有侵入性的管理全面禁试的核查体制了。

赞比亚认为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取得进展，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变成永远禁止一切包括地下的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的全面禁试条约。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强烈建议在1995年延长不扩散条约应该以把目前的部分核禁试条约变成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过程中取得的进展为前提。

在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问题上，我国代表团想借此机会赞扬戈尔巴乔夫总统最近宣布的苏联决定单方面暂停核武器试验。我们只能希望其他核武器国家从苏联的例子中得到启示，在这个紧张缓和的时代宣布类似的决定。

赞比亚极端重视另一项并行的裁军措施，即无论在什么地方建立的无核武器区。为此我国代表团极端重视非洲的无核化。非洲统一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签署了非洲无核化宣言。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包括赞比亚已断然放弃拥有任何核武器。南非所拥有的制造核武器能力以及核武器因此引起我国代表团的极大关切。这与非洲无核化宣言是对立的。

我国代表团赞赏南非已加入不扩散条约体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体制这一事实，但我们同时希望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亟需保证南非确实提供一份其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完整清单。该机构必须充分重视最初清单的完整性。只有南非披露有关它所有现有设施和材料的清单才能使人对它有一定的信任。

印度洋和平区特设委员会终于在其1991年的会议上履行了它的使命，完成了科伦坡会议的准备工作。因此，现在有可能与斯里兰卡政府共同召开这个会议。在这方面，如果要建立有意义的印度洋和平区，我国代表团希望敦促最近几年停止参与准备工作的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和印度洋的主要海运国家主动宣布它们愿意参加

1993年科伦坡会议。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 (塞浦路斯)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和以前的发言者一道衷心祝贺你当选为本委员会的主席。我还想赶快补充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在你担任主席的时候在本委员会发言。我们也向两个副主席和报告员表示类似的祝贺。我国代表团熟知你和你的声誉, 深信你的外交技巧和经验预示着本次会议将富有意义, 我们的审议也将获得圆满成果。在履行你的责任时, 你肯定将得到塞浦路斯代表团的支持与合作。

国际政情变化的速度继续使人惊奇。不再为过去的东西分裂所束缚的世界秩序的反响在国际舞台上带来了积极后果。在认识到产生的积极因素的同时, 人们不得不关切地注意到过去的世界政治年代中在表层以下酝酿的一些消极因素现在开始显露, 由于其结果的严重性有可能削弱迄今取得的成就。由于目前事务的变化无常, 现在更加迫切需要的是坚定的巩固美国和苏联之间对话与合作精神的积极因素, 加强正在出现的对联合国及其宪章是国际事务中枢的认识, 加强必须毫无例外地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认识。

我们最受到鼓舞的是注意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根据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和平解决争端应该是发展国家关系的中心。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通过实施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解决了越来越多的长期地区冲突。毫无疑问,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 我们实现真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终目标将不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

本委员会是在裁军问题受到各方重视的时候召开会议的。过去的冷战政策, 即安全只能通过核毁灭的威胁和发展及储存核武器来实现的政策, 正在让位于下列认识, 即如果我们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于对话与和平而不是冲突与对抗, 安全就可以实现。今年7月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和苏联宣布愿意削减核武库的30%, 毫无疑问这是朝着正确方向的一个十分积极的步骤。此外, 我们和以前的发言者一样, 欢迎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最近宣布他们将单方面削减战术武器。这些双边协定不应该掩盖这一事实, 即在不否认其重要和积极的性质的同时, 总的来说在战略武器

和核武器领域内还有工作要做。

在新的国际政治气候中出现的一个毫无疑问的因素是安全不能从狭窄的军事考虑的角度来看待。长期以来，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现实，即安全不是通过更高水平的军备而得到加强，相反，这种盘旋而上的状况具有破坏稳定的作用，而不是起稳定作用。安全可以通过降低军备水平来实现，从而把非常缺少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过去经验的反思应该支配我们的未来行动。牺牲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把自己完全武装起来，这最终将证明是没有任何安全。

在本届会议上认识到这一点，并在恢复活力的联合国范围内为今后制定出集体战略，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最近发生的变化而陶醉在自我满足的安乐椅里。这些变化尚未带来一个永久的安全制度。需要我们——单独地或集体地——抓住这个时刻，充分利用我们所得到的机会，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我们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彻底销毁核武器。为核军备竞赛辩护的旧理论正被清除。过去担心毁灭的安全时代的任何残余也应扫除。应该通过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解决核裁军。核扩散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海湾危机过程中以及危机之后的事件证明了这些危险的存在。我们不得不强调全面禁试条约与《不扩散条约》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因为1995年即将到来。

国际社会今天正花费很多的精力讨论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构成的现实危险。海湾危机使人们再次强调必须禁止获得、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必须尽早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我国代表团希望，随着裁军谈判会议内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取得进展，将能缔结一项全面的公约，并且宜早不宜迟。

生物武器所构成的危险也需要我们不断地充分注意。我们注意到最近举行的生物武器公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的结果，并敦促所有的人积极努力，支持该公约。

海湾事件突出了一个问题，国际社会过去曾多次目睹这个问题的严重后果：向各国或区域毫无节制地转让军备，以及此后使用这些军备通过武力将争端的解决办法

强加于人。在冷战--东西方分裂--解体之后，我国代表团特别担心的是，世界军火商将寻找新的领域扩散剩余武器或军备生产专家，使现有的区域冲突进一步动荡，并为今后的区域冲突播下祸种。因此，对军备转让必须予以监测。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相反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会进一步不稳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通过军备不可能实现和平与安全，相反，只有严格遵守《宪章》，通过集体安全和集体行动，并以此作为对那些坚持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国家的有效威慑，才能实现和平与安全。

常规武器水平也需要不断注意。今天的常规武器非常精密，并且容易购买，这些都不容许我们放松争取常规裁军的努力。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国家去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是在欧洲范围内争取在该大陆裁减常规武器水平的一个重要步骤。略观世界其他地区军备水平便足以证明，裁减常规武器也必须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在这方面，为促进可持续的裁军进程，制定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更加重要。欧安会各国赞成并得到《巴黎宪章》核可的1990年维也纳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文件对我们的努力极为重要。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实施在本委员会内年复一年所倡导的主张。世界事务中新出现的气氛要求采取行动，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过去的危险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并且仍然存在着。我们现在还决没有摆脱困难，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迄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永久和平与安全道路。第一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可以点亮指导国际社会走向正确道路的灯塔。我们切莫错过这个机会。

普拉德汉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我谨与其他国家代表团一道，就不屈不挠的裁军斗士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去世向墨西哥代表团表示衷心的哀悼。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有幸提名你担任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第一委员会主席，并且已经向你及委员会其他官员表示热烈地祝贺。我借此机会，对你以令人钦佩的方式指导本委员会的审议工作表示赞赏。

尼泊尔是佛祖的诞生地，尼泊尔一向坚信普遍和平、仁爱和合作原则；对我们而言联合国代表着同样的理想。我们一向认为国际关系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因此，我们热烈欢呼冷战结束，大国之间日益了解和合作。国际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促进了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充分享受《世界人权宣言》所阐述的神圣权利的愿望。气氛的改变也带来的关于安全、军备管制和裁军等事项的新思维时代。

尼泊尔与其他国家一道欢迎苏联和美国签署《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裁减两个超级大国战略核武器的一个重要步骤。签署国决心尽早争取批准该条约，我们对此感到鼓舞。我们还欢迎美国总统单方面裁减短程核武器并且全面放松核紧张关系的行动。对这些大胆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总统作出了同样积极的响应。这些事态发展使人们产生了对实现普遍渴望的彻底销毁核武器目标的希望。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尽管其具有令人怀疑的威慑价值--就是对本星球生命生存的威胁。

尼泊尔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尼泊尔认为该条约是阻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努力的基础。我们支持关于所有国家严格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措施的呼吁。中国和法国宣布愿意加入《不扩散条约》，立陶宛、南非、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加入该条约，这些对于将这个重要的国际裁军文书延长到1995年之后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代表团深信，全面禁试条约将对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产生决定性影响。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尼泊尔参加了今年1月举行的部分禁试条约缔约国修正会议。我们注意到，在裁军谈判会议1991年会议期间重新建立了核试验特设委员会。我们希望，在1992年，该特设委员会将得到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明确任务。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关于暂停核试验一年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欢迎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对目前正在举行的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所表示的若干看法。我们诚挚地希望这一期待已久的，非歧视性的全球公约将于1992年

\* 副主席阿尔普曼先生(土耳其)主持会议。

缔结。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届《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取得的结果；这一会议的结果表明国际社会的成员已提高了认识，及认识到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应付这一不人道武器的领域中无法预见到的挑战。

在最近几年里，区域一级的常规裁军和措施在联合国得到了应有的注意。我们相信，签署欧洲常规力量协议和加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进程将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同样进程产生有益的影响。

欧安会进程的成功强烈提醒人们，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虽然本身不是军备控制措施，但在创造有利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条件方面确实起着重要作用。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特别的安全概念和考虑，这是一个事实。欧安会进程的细节不能被移植到世界的其它地区。但是，这样说不应当贬低其它地区仿效欧洲的做法。

在这一方面，我愿提及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所做的初步的，但却仍然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年1月在区域中心主办下在加德满都举行的极其富有成果的非正式讨论就是一个范例。在引起各国对建立信任措施和建立安全措施的兴趣方面，以及在自由探索适用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各种选择办法方面都采取了重要的步骤。在一个极其敏感的地区已经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工作将继续进行。对区域中心进行鼓励，并通过主动捐款来支持他们，使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任务，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促进军事事务方面的透明度将极大地促进建立有利于制止军备竞赛的条件，军备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相互信任和信赖而发展起来的。在支持区域裁军的所有努力的同时，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指出，在一个地区通过达成协议而过剩的武器不应当被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欢迎关于促进国际常规武器转让透明度的方式和方法的专家小组提出的报告。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各国正趋向于一致认为军事领域，包括武器转让方面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将有利于国际安全与稳定。

考虑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欢迎关于在联合国建立武器转让登记制度的建议。

我们完全理解这样一个论点，即这样一种制度必须是普遍的、全面的和非歧视性的。我们希望，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委员会将能够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就执行这一建议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一致意见。

我甚至还没有谈到委员会议程上的许多重要项目。但是，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重申，我国代表团坚信联合国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起着中心作用。我们完全同意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在委员会发言时表达的观点，即国际关系中的根本变化为联合国组织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

我们看到使裁军审议委员会工作合理化的决定取得了可喜的结果。审议委员会为1991年会议议程上的三个新项目的实质性工作奠定了基础。有了对话、让步和合作的意愿，审议委员会就能够取得具体结果。

自卫的权利是极神圣的，并且得到了《宪章》的承认。但归根结蒂，目前过分注重军事安全的做法根本不符合作公开宣布追求国际新秩序的努力。联合国组织为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提供了唯一的普遍民主论坛，使它们能够共同努力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技术的扩散所构成的长期威胁。

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明石康副秘书长对裁军事务部进行的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领导，我希望将此话记录在案。重新信仰多边主义将使对该部门的要求多样化，并增加它的工作量。副秘书长及其一小组富有献身精神的官员需要得到委员会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对不断增加的议程需要作出有效的反应。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主席和其他代表对上届会议委员会主席的赞美之词，不用说，从成员的支持中可以衡量一个委员会主席的成功。我有义务愉快地表示，杰·普拉塔普·拉纳大使非常感谢本委员会的每一个代表团和裁军事务部以及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部所给予他的始终如一和无条件的支持、指导和合作。对尼泊尔来说，本国代表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这一重要委员会的主席确实是一种荣誉。

阿瓦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向

其他发言者一样祝贺你当选为这一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要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拉纳大使在指导本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示赞赏。也请允许我祝贺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并且要赞扬秘书处在本委员会里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一直是在改善的国际气候中进行的，因为世界已摆脱了紧张局势、对抗和冷战的时代，进入了缓和和合作对话的新时代。可恶的分歧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民主的和人权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目睹了核裁军领域中的重要倡议，我们正在一条世界各国人民希望不会通向死胡同的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严重的危险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存在的本身，而不仅仅在于其数量。无论此类过度杀伤武器库的规模可能会多小，它们仍然是人类可怕的噩梦。

我国代表团希望冷战的结束会导致加强联合国的作用，通过切实的措施确保保证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经济独立、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各民族自决的权利、消除种族歧视和外国占领的《宪章》的条款得到尊重。这也应该包括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和核化学武器方面的裁军。

我将不论述第一委员会面前的所有项目，但只想谈一谈欧洲共同体国家和日本提交的决议草案中建议的常规武器国际转让登记。我要指出，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7月巴黎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值得细阅。该声明为建立此类登记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出发点。在该声明第一段中，五国指出问题在于武器的扩散和大量储存，它破坏了力量均衡、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它们表明了在常规武器转让可能破坏稳定时不进行此类转让的意向。

五国进一步指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的部署及扩散威胁和平与稳定，并保证采取有效步骤结束此类武器的扩散并控制此类武器：将是诚实、合理、全面和均衡的区域性及全球性步骤。

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看待该问题的方式与它们看待中东裁军进程的方式

类似：一个储存常规及非常规武器的问题。但是，此类储存经常是问题的后果，而不是根源。区域冲突经常是一方而对另一方——例如中东的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为了进行合法的自卫而获取武器的原因。

我们在中东一直不得不与以色列共同生活。有人协助以色列获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过多的武器库、包括核武器。这使以色列能够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并迫使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在没有和平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获取可得到的武器，以夺回其被篡夺的权利。

《巴黎公约》第二段指出，与会者审议了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提出的军备控制倡议以及其他从全球角度、并作为中东的紧迫问题处理军备控制的倡议，与会者同意支持联合国继续进行努力，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建立秘书长主持下的军备转让登记，作为加强军备转让透明度的一个步骤。

他们强调，对扩散威胁的最终反应就是有关各方之间达成的可核查的军备控制及裁军协议。

他们也坚决支持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目标，其方法是充分实施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该地区国家通过一项全面的该地区军备控制方案，包括冻结和最终消除该地区的地对地导弹；该地区各国将其全部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之下；坚决禁止进口和生产可用于核武器的原料；该地区各国同意承诺在1992年化学武器公约缔约之后立即成为公约缔约国。

建议的在秘书长主持下的军备转让登记作为加强在此方面透明度的一个步骤似乎应得到支持，但是，就我们地区而言，我愿指出，以色列比任何阿拉伯国家更有能力降低透明度：以色列生产各类武器、包括核武器。

另外，该地区国家提出的军备裁减计划不是一项均衡的计划。确实，该计划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在本地区消除以色列的核储存。它没有涉及以色列的武库，甚至也没有任何关于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努力。这种局势使得以色列拥有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使得它能够利用这种武器保住所有通过扩张主义侵略行为取得的领土，并且

促使它以后占领更多的领土。与对待以色列核武库问题的宽容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拟议的计划对地对地导弹及最终销毁此类导弹非常严格。关于化学武器，该计划规定1992年化学武器公约缔结以后马上加入该公约。我们知道，该公约要求彻底最终销毁此类武器。

如果该地区所有国家执行该公约将会使严重的地区不平衡长期存在下去。这种不平衡是由于以色列可以保存它的武库，而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拥有此类武器。

还应该指出的是，该计划没有涉及空对地导弹，虽然人们已经知道，战斗机和空对地导弹与地对地导弹一样危险。其实，它们更具有杀伤力。众所周知，在此类武器方面，以色列比该地区任何国家都拥有压倒的优势。

我们还注意到，该计划禁止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导弹制造方面的技术转让。鉴于以色列是该地区唯一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而阿拉伯国家却没有这项技术，禁止技术进口对以色列将这项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的能力不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为了确保该地区任何武器管制计划的有效性，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必须以统一的标准，依照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45段规定的优先次序得到解决。

这样，对于不生产武器的国家来说，拟议的登记制度的想法结果会是又一个不公正。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来说是如此，因为中东的形势非常特别。

我们确实希望刚刚在马德里开幕的和平会议将成功地结束这种不公正，为该地区带来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佩纳女士(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说，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波兰的罗伯特·姆罗杰维奇大使担任本委员会主席。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本次会议是由波兰代表主持，波兰与尼加拉瓜有着极为良好的友好关系。我们相信，在他的领导下，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将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向本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以及秘书处表示祝贺。

近年来，国际社会在裁军领域进行了重大努力。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特别怀念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他是一位杰出的墨西哥人和拉美人，是和平的真正设计者。他参与起草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并作出了其他贡献。这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让我们永远感谢他的工作。

今年，我们特别乐观和满意地看到了我们的地区共同努力的成果，包括今年9月5日由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签署的、乌拉圭最近加入的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门多萨协定》。我们也非常重视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关于合作措施和建立信任作为走向和平道路上的重大实质性步骤的双边谈判中取得的进展。

巴西提出的在大西洋建立和平区、秘鲁提出的在太平洋建立和平区以及最近厄瓜多尔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南美和平区的建议都是目前在我们的地区出现的谅解和一致意见的真正标志。在我们的次区域，尼加拉瓜在其他中美洲国家和巴拿马的支持下也提出了一项倡议，即在本届会议期间宣布中美洲为和平、自由、民主和发展区。

在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对话和公开性导致了重要核裁军协定的签署，代替了以前奉行的核威慑政策，代之以一项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的新战略。此类进展的一个例子是乔治·布什总统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发起的关于裁减和销毁中短程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谈判以及暂停核试验。

我们欢迎法国、中国、南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宣布加入不扩散条约，我们同意一些代表团在本委员会所说的如果我们要确保1995年会议的成功，该文书的有效性必须予以延长。会议的准备工作应该尽快开始。我们同样感到，预期在1992年完成的化学武器公约谈判将导致产生一项能够实现全部消除这些武器的普遍性、非歧视性的协议。

最近几天里许多代表团都表示希望看到第一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精简。我国代表团支持目前为在尽可能广泛的协商一致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而作出的各种努力。

关于军火走私问题，我们赞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的建议，即，应该在联合国主持

下建立一个普遍性、非歧视性的登记制度。我们认为，那将是走向在军事事务领域内通过并执行建立信任措施的最为适宜的第一步。然而我们同意各不结盟国家和发达国家所表达的观点，即这一登记制度将来应予扩大。涉及生产和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部件以及在该领域的技术转让问题必须仔细审查，以便加强信任。

当今世界上，对发展以及对共同利益的关心取代了意识形态争论。在这一方面，处理冷战结束时的重大全球挑战时，应使对各个个别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巩固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新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并将节省的资金转用于发展项目。

正如我们在大会辩论中所指出的，尼加拉瓜相信，在本10年期内削减军费50%并将节省的资金用于人类及社会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是个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全面彻底裁军可以作为最丰盛的和平红利而打开发展的大门。发展中国家每年花费几乎两千亿美元用于军备，这一数字在1988年相当于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4%。如果这一费用被削减，节省的资金可用于这些国家人民社会进步的投资。

我们深信，只有在各国拥有健康、有文化和训练有素的人口时才能实现繁荣。尼加拉瓜总统维奥列塔·巴利欧·切莫罗在1991年10月3日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表的讲话时看到教育、裁军以及发展的重要性，宣布在她当政的一年半时间内散发的教科书数量超过了尼加拉瓜整个内战期间使用的步枪的总数。

目前国际局势中安全已不再是纯军事问题；它是一个粮食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与生态需要的问题。安全也意味着建立民主社会的权利、发展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人权的权利。

我们必须放弃一面谴责军事冲突造成人的死亡、同时却对贫穷和营养不良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无动于衷这种双重标准。

尼加拉瓜的经验证实，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进程并不随着选举的举行而结束，它只是开始，而且只有通过加强国家体制、坚定承诺民主价值观、尊重基本人权以及愿意不使用暴力或战争解决国内争执才能实现民主。不具备民主价值观传统或教养

的新生民主国家必须得到加强。

认识到自身的承诺以及它所面临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现实，尼加拉瓜新政府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为国家带来和平、大幅度减少军事预算并把军事人员从9万削减到2万8千人。我们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把这一数目再减少大约两万人，从而使尼加拉瓜成为中美洲拥有最小规模武装力量的国家。在仅仅18个月内取得的这一成就使我们的人民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对暴力和战争感到厌倦。

1990年12月15日、16日以及17日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蓬塔雷纳斯首脑会议上，中美洲国家的总统们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宣布中美洲为和平、自由、民主与发展区。这一步骤实际上相当于宣布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以及军事范围内建立一个新的整体性和全面性的区域安全模式。

随着这一宏伟目标逐步变成行动和现实，我们这些国家正致力于建立一个总体框架和气氛，它将有助于实现我们所承诺的变革，并进一步发展区域内的合作，同时向世界表明中美洲是一个正在认真解决现实问题并谋求消除战争、专制和贫穷——也即消除暴力的各种表现——的魔影的地区，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表现形式。

中美洲各国总统在蓬塔雷纳斯承认区域和平是不可侵害的整体，而不管哪里出现暴力都会对整个地区产生消极影响。

就在蓬塔雷纳斯会议召开前几个月，1990年7月，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安全委员会会议重新开始活动。文职人员当局——各国外交副部长——主持这一机制，但它也罗致了有关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安全机构的代表。

从1990年7月31日在圣荷塞召开第一届会议时就阐明了谈判的基本目标：在军备、设备以及兵力方面实现合理的平衡或是按比例的全面均衡，以及确定以合作、协调、预防和通讯为基础的中美洲各国间安全关系的新格局。

在1990年9月12日和13日于萨尔瓦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制定了一套旨在有关国家间建立信任的措施，包括不断发展和灵活的协调及沟通机制以防止事故和避

免紧张局势。

1990年11月23日和24日在特古西加尔巴召开的安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武器存货和统计军队兵力的方式，规定了一个提交存货清单的时限，该地区已有3个国家提交了存货清单，会议还就解除平民武装和清除地雷等问题达成了协议。美洲国家组织支持这些结果。

安全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是分两个阶段召开的，第一阶段于1991年9月12日和13日在马纳瓜召开，第二阶段于9月19日和20日在危地马拉召开。会议就洪都拉斯提交的关于缔结一项安全条约的建议交换了意见，并决定就此问题开始了一个内部磋商进程。

11月7日至9日将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召开安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会议将研究建立一个限制军备和军队兵力的最高限额的制度以及关于这些协议的核查机构的建议，已对这些建议的技术方面进行了讨论。

在缺乏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的全面国际承诺的情况下，联合国宪章的作用和原则在促进裁军、发展和繁荣方面将继续是至关重要的。不发达和贫穷等问题是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的主要起因之一。没有和平，就不可能为发展而奋斗，而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想象所有国家都享有的那种真正的和体面的和平。

尼加拉瓜的经历准确地体现了民主和民族和解的全球变化，尼加拉瓜在建立全面和平的艰巨任务中得到了联合国的有效支持。

在10月24日庆祝联合国日之际，尼加拉瓜将希诺特加省潘塔斯玛市的一个军事基地正式移交给联合国。那个基地将被改造成为一个技术发展、培训以及农业和畜牧业多样化中心。这是新尼加拉瓜的一个象征，它致力于裁军和最充分地开发我们所有国家的潜力。

特别是，尼加拉瓜认为联合国能够继续在加强边境地区核查机构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以期防止我们地区的非法军火贸易，不管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团在现场核查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非常

宝贵的。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在这个论坛上所指出的，我们知道在象五位中美洲国家总统所指示的那样。朝着建立有效的军备控制和军队兵力限制取得迅速进展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多障碍。

最后，我要引用拉丁美洲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7月18日和19日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会议上签署的《瓜达拉哈拉宣言》中的一段话。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我们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希望有一个使我们的人民享有确定性、和平和安全的未来。只有在国际法受到尊重，进行普遍和全面的裁军，不鼓励使用武力和赞成谈判解决冲突的情况下，这种未来才可能实现。”(A/46/317, 附件第6段)

里维罗·德尔·罗萨里奥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古巴代表团想特别提及长长的裁军议程项目单上的一个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到的是海军裁军问题。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其他代表团在这个和其他国际论坛上已经表示的看法，即鉴于海军裁军及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它们必须成为广泛研究和审议的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能够有助于加强地区和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具体步骤。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领域，在谈判中制订和商定各项措施的基本方式有助于排除这一重要领域。所有国家都极为关心海军裁军问题，毫无疑问，那些海洋国家更是如此。

正如国际事件所表明的，人们主要关切不是各国为捍卫主权和领域完整而采取的步骤，也不是它们为此目的被迫获得的武器——这些步骤是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无可非议的权利——而是某些国家通过海军活动在对主权国家进行恫吓和侵略的行动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大规模的或在其他国家海岸附近的军事行动，或模拟进攻，其中包括部队登陆和动用庞大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整个武器库夺取领土的演习。

虽然严格和一丝不苟地应用和尊重国际法原则是能够对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的

努力所作的最好贡献。毫无疑问，在海军裁军领域采取具体步骤并伴之以建立信任措施，也能够为这一目标作出重大贡献。

在此方面，掌握大量军事武库，将其以舰队和海军设施和物资的形式进行部署的核大国和所有国家有着特别的责任。

在此我国代表团愿提及在外国领土的海军基地问题，特别是违背所在国意愿驻在该国领土上的那些基地。

在此重述以往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海军基地的历史是毫无作用的。这一作法可追溯到我们各国还是主要殖民国家的附属领土的时候。那时我们各国的殖民地位使这些海军设施和基地有可能在当时为瓜分世界而争吵不休的殖民主义中心和帝国之间的争斗中占重要位置。

对于古巴来说，这就是我们以及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在上个世纪末所遭受的命运。当时按照所缔结的《巴黎协定》，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走了它以前的外海领土，同时对当地爱好独立自由的力量进行压制。古巴马姆比斯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他们在争取极其渴望的自由的斗争中几乎取得成功。

自古巴革命在三十多年前取得胜利以来，古巴政府和人民一再要求美国归还其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占领的领土。这一基地通过美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对这一岛屿进行军事占领期间所授意的宪法修正案强加给古巴的。美国当局当时发表的历史文件和发布的命令证明，当时古巴不得不全盘接受这一基地以及对古巴国家主权的各种污辱性限制，否则美国武装占领军就不会撤出古巴。

自《普拉特修正案》开始强加给古巴的非法专断行为罄竹难书，我们不愿在此赘述。按照该修正案，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们所不希望的美国军事存在在古巴领土上建立并长久继续下去，然而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我们的领土。

反映在古巴维持海军基地的所称的法律根据的武断和捏造性质的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宣称其使用那块古巴领土的目的如《普拉特修正案》7条所指出的那样，是为了维护古巴的独立并保护其人民。1934年强加给我们的所谓的《互惠条约》本来

应该通过规定对古巴领土进行所谓的租借来纠正令人憎恶的1901年的宪法修正案，该条约却指出它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似乎对我国的暗中掠夺绝对不算是最无耻的强盗和抢劫行为。

这一军事基地在历史上用于何种目的是众所周知的。它不仅作为一个补给基地，用于打击反对在至1959年1月1日的古巴暴政的人民的力量，并在山区进行轰炸屠杀平民，而且还用于使特务和破坏分子渗透进来，向古巴的反革命集团和团伙提供帮助，并进行纵容。这一基地也同样被用来向美国对邻国的侵略提供支持。

此外，一些专家和美国政府发言人多年来都承认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没有任何战略用途，维持这一基地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鉴于国际形势最近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尤其明显。

截然矛盾的是，美国政府在出于经济原因关闭自己领土上的许多军事基地的同时，每年继续花费数千万美元维持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这一基地就在美国附近，显然无任何合理的军事目的，更不用说古巴人民和政府的反对了，因此应予关闭，并立即撤除。现在用于继续这一专横行为的资源可以更好地转用于满足医疗、教育和就业需要以及美国人民的许多不同阶层迫切需要的各种社会需求。

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2年7月指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是“刺进古巴领土心脏的一把尖刀”，他还说：“我们将不会用武力铲除这一基地，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这块土地。”

现在有人谈论所谓的新时期、新秩序、冷战的结束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新思维。但我要问：这些与我们所看到的骚扰和敌对行动，与通过至今对我们进行了三十年的不人道的罪恶的封锁以扼杀我们经济的顽固努力相符吗？与向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疯狂地施加压力，以孤立我国的行为和美国政府正对古巴进行的诽谤和采取的其他侵略措施相一致吗？我还要问：这些新内容与非法占领古巴领土相符吗？美国违背我国人民的明确愿望，在那里保持一个对该国战略防务来说完全过时的军事基地。我要问，这个基地除了污辱和威胁外，还有什么意义？

最近，苏联政府宣布愿意撤出驻扎在古巴的军事部队，这包括根据在1962年10月的危机所达成的协议驻扎在古巴的不到一个旅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古巴政府宣布，如果美国军事人员也同时撤离，古巴政府准备同意苏联军事人员撤出其领土。

正如古巴政府于1991年9月14日苏联政府作出声明时所指出的：

“如果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睦进程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问题能够毫不怀疑或忧虑地得到解决的程度，那么在苏联发表声明后，唯一合适做法就是通过谈判撤走我们以兄弟般的热情和感激心情欢迎和款待的苏联之旅，同时正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拆除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

为达此目的，古巴愿意签署一项有联合国提供保障的国际协议。这样一项协议可包括得到充分保障和相互满意的建立信任措施，当然其中包括停止美国佬部队多年来一直在该地区有系统性地进行的侵略古巴的演习。之后，我们才能在古巴问题上真正地说，新政治思维支配着国际关系。”

此外，在发言中还有一些虽非常明显但也不应悄然省略的东西：“古巴没有威胁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政府。”

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具体的途径，以实际行动来保证一个为包括大国、小国、富国、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服务的新思维方法和新秩序的到来。苏联军事部队撤离古巴领土以及同时美国拆除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将是这样一种新思维和新秩序的具体证明。

朱诺德女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英语发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减轻战争造成的苦难。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为明显的途径是红十字委员会代表向冲突受害者提供实际援助和保护。

不那么明显但同等重要的是红十字会在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鼓励其发展方面的作用。上述法律不仅确定了保护受害者建的准则，而且也规定了对冲突各方所使用的战争方式方法的限制。

红十字委员会在考虑武器发展时主要关切两大主要习惯法准则：禁止使用导致不必要痛苦的武器以及禁止使用滥杀滥伤武器。国际人道主义法管制武器的使用以便将平民伤亡人数降低到最少程度，并且防止给士兵带来不必要的残酷痛苦。这些准则现在已被编纂列入《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4项，第35条第2项和第36条）中。

对发动战争的限制几世纪以前的习惯法中就有，但是系统地编纂这个领域的法律始于红十字委员会起发的《1864年日内瓦公约》，该公约向受伤士兵提供保护。之后，若干倡议导致通过了进一步的条约。

第一项具体禁止使用某种武器的条约是《1907年圣彼得堡宣言》。有趣的是，正是发明了在人体内爆炸的子弹这种武器的国家，一旦认识到此类子弹给士兵造成的非常残酷的效果之后，力求禁止使用这类武器。

上述《宣言》阐明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项根本原则，即“各国在战争中努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应是削弱敌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使用无益地加重伤残人员痛苦的武器，或是导致他们不可避免地死亡的武器超过了上述目标”。

红十字委员会于1918年2月发出呼吁，强烈抗议使用毒气，特别提到了毒气给士兵造成的可怕痛苦以及它可能给平民人口所造成的可怕影响。因此，红十字委员会敦促当时各国政府达成一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协议。这导致通过了《1925年日内瓦毒气议定书》。

红十字委员会真诚希望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现在真正有了一个有效实施的机会。在这方面，最近对无条件销毁所有化学武器储存以及放弃报复想法所作的承诺是向前迈出的重大步骤。

早在1918年，红十字委员会在呼吁中表示了对新技术能力所涉的人道主义问题的焦虑：

“可以说航空学、弹道学和化学领域取得的科学进步非但没有减轻战争造成恶果，相反却加重了痛苦，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把痛苦扩大到整个人口，所以

从现在开始战争就完全是一种残酷的毁灭行为。”

红十字委员会于1920年开始试图说服各国通过限制战争方式方法的条约，以保护平民人口免遭袭击，并且禁止滥杀滥伤武器或导致过度痛苦的武器的使用。直到1970年代，各国最终愿意以条约的方式通过上述必要保护。

红十字委员会同来自不同国家政府的专家合作，一起准备了成为外交会议讨论基础的案文，导致通过两项《日内瓦公约1977年附加议定书》。除了向战争受害者提供进一步的保证外，这两项《议定书》的主要成就是管制作战方式方法，这对于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的现代条件是十分有意义的。

在进行导致通过上述《议定书》的讨论的同时，红十字委员会还召开了一次政府专家会议，以更加仔细地研究是否有可能对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实行具体的法律管制。上述会议考虑了各种类型的武器，但认识到对其中许多武器而言，没有足够的情报来决定可能采用什么形式的法律管制是合适的。特别是所谓的“未来武器”的情况更是如此，也就是指激光和其他能源定向武器。

随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通过了1980年关于非人道武器的公约，该公约包含某些有关地雷、饵雷、燃烧武器以及以不易发现的碎片致伤的武器的规则。该会议在一项决议中特别建议对小口径武器系统进行进一步研究，并表明在审议诸如油气炸药等其他武器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资料。

1980年公约的结构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该会议打算使该公约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的开始。为此目的，它采取了得到关于不同武器的议定书补充的框架形式，并包括了一种几乎自动的审查制度，以促进新议定书的通过和修改现有议定书。

近几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决定获得有关一些武器的更详细的资料，这些武器的杀伤性使用可能造成特殊的人道主义和法律问题。

1989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就可以杀伤方式使用以造成失明的新式激光武器技术的效果与专家进行协商。它决定作为预防措施而采取这一步骤，因为就此发

表的报告表明，可预见在今后几年中制造出某些新系统，甚至包括可携带式系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种为把一种紧要的人体功能当作攻击目标以使受害者终身严重残废而专门设计的武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举行了四次专家会议，以研究技术和医学事实。及其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影响。这些会议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此类武器只影响到人体的一部分即眼睛，而它们可以很容易地造成永久失明，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失明是无法医治的，保护措施也是不够的。

今年四月举行的最近一次专家会议，未能就是否对致使失明武器的某些或所有使用会通过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或过度伤害而违反有关人道主义的国际法律达成协议，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造成失明作为一种进行战争的方法应当禁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能够在即将于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红十字和红星月工作会议上就此通过一项决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获得有关小口径武器系统效果的进一步资料，并认为能够通过采用一种标准化试验子弹程序，以便能够对试验结果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来在这一领域中取得实际进展。上述联合国会议也提出这种建议。然而，不仅一直没有采用这种标准化程序，而且专家们自那时以来进行的讨论似乎忽视了进行这种研究的人道主义需要。一些国家却改进了其弹药，以使子弹更加坚固和更不易产生碎片。

引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地雷造成伤残的程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生对不同类型的杀伤地雷的效果进行了实地考察。尽管他们对只能对活下来到达医院的受害者进行研究，但某些类型的地雷似乎具有特别的致命性，而一些地雷似乎在医疗方面造成严重的并发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即将召开的红十字和红星月国际会议起草的有关武器的报告，提出了是否可以不太严重的致伤效果而取得这类地雷的军事目的问题，并建议可以有益的方式就这一议题进行研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样获得有关油气炸药和电子武器效果的进一步资料——尽管它的努力由于缺少可靠的数据而受到阻碍。油气炸药似乎正开始变得更加普及，而某些使用方式可能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和法律问题。定向能量武器的研制似乎仅处于研究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其中一些武器的生物效果可能破坏为禁止过去和目前类型的致命或毒素武器所做的工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武器研制领域方面所进行的工作表明，裁军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方面的努力必须同时进行。禁止研制和拥有某些武器的努力有于执行人道主义法，因为这些努力防止使用此类武器。相反，禁止和限制一种武器的使用，将有助于控制其扩散的程度。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各国有责任评估使用一种正在研制中的武器是否会违反法律，而在这一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中，研制新的武器是一个需要国际关注的重要问题。

至关重要的是，裁军法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不应遭到避开法律文字并违反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的新发明的破坏。

在这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严重关切地目睹越来越漠视武器对士兵产生的效果的情况，这些士兵毕竟是人而不是物体；漠视他们的命运损害了人道主义法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目标，那就是从一开始起就试图确保伤兵的生存与康复。

大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批准1980年公约及其三项议定书。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重申这一呼吁，并提请日内瓦公约缔约国注意这项极其重要的条约，该条约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基本准则的自然而必要的延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裁军专家都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即防止无限制的技术发展在战争中的使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相信我们将继续在这一努力中相互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一委员会就此结束关于所有裁军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下午5点45分散会。